

【诗新韵】

# 第一次见面 就这样喊您——妈妈

任家珍

昨晚我梦见了您  
拉着我的手  
温暖如初  
把甜蜜塞进我的衣兜  
贴在我的耳旁说着  
只有母亲才能给予的叮咛

第一次见面  
我就叫您妈妈  
欢喜的眉梢里藏着惊叹号  
我没有羞涩  
没有过渡  
上辈子我们已有回眸  
天经地义我就是您的女儿  
婚礼上  
省去了“改口”的环节

月子里  
听见您在厨房  
与鸡、鸭、鱼对话  
别跑  
你们是  
儿媳营养煲里的主角  
抑制了十几年的泪水  
在眼眶里呼喊  
我不是没有母亲的孩子了  
怀里的儿子唧唧呀呀  
他笑了  
幸福从小嘴角里溢了出来  
我当母亲了  
也会成为厨房里  
为儿媳烹煮美食的您

公婆卧床不起  
您辞去养家糊口的工作  
柔弱的身躯  
背起行囊  
抱着襁褓中的儿子  
牵着刚学步的女儿  
“户口本”也跟着您一起  
背井离乡  
来到婆家  
床前悉心侍奉  
为的是传承中华孝道

送走二老  
回到久别的家乡  
梳妆台上的雪花膏  
还未与您谋面  
儿女们过年的新棉袄  
开学的新书包  
向您发出温暖的邀约  
一刻也不敢懈怠  
日渐佝偻的背  
已不再挺拔  
月亮习惯了每晚送您回家  
汗渍斑斑的花衫倦了  
躺在床上  
悄悄地呻吟  
轻轻摆平酸胀的双腿  
怕惊扰了孩子们的梦

阿尔茨海默病的光顾  
您叫不出我们的名字  
找不到回家的路  
歉然的状态让我们心疼  
也许是上天的恩赐  
让您  
封存  
悲喜顺顺的岁月  
放慢脚步  
回到稚嫩的童年  
把锅碗瓢盆当玩具  
和曾孙一起“过家家”

我把您给我的糖果  
放回您手中  
看着您——妈妈  
带着天真烂漫的笑靥  
听风  
等雨  
赏花  
品时光



湘韵



苦竹寨的晨曦。

通讯员 摄



## 古村新貌

中国,湖南,桑植,苦竹寨深藏于此。这个古老的土家寨子经历了两千年的沧桑风雨,像一块时间的琥珀,将唐风宋韵封存在苦竹河畔,和码头上的石阶一起见证时光。

“苦竹寨”是土家语,意为两面都是高山的河边村寨。寨子始建于唐宋,后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这里成为桑植和外界交往的重要通道。往来的客商、外出赶考的士子要从这里经过,木材和桐油等土特产要从这里运出去,外面的棉花布匹、食盐等物资要从这里运进来。至明清时期,这里更是发展成了桑植县最繁荣的水埠码头。不管是船佬、商贩还是放排的排客,但凡顺利渡过了苦竹河上游的爆滩渡后,便都会在苦竹寨停留两三日,享受劫后余生的小确幸。

寨子里什么都有。他们用大块的腊肉和一碗碗辣喉的苞谷烧安抚受惊后的心脏,然后在一曲曲婉转的阳戏调子里回到故乡;他们在赌场的烟雾里吆五喝六迷失自我,又在青楼的软语馨香中忘了来时之路。他们不知道能不能顺利地渡过下一个鬼门关,也不知道这一去还能不能吃上今年的年夜饭……苦竹寨就像一位通灵的巫师,她随意画下的符咒,便可治疗他们旅途中的凶险和各种焦虑。

当时还流传着这样的民谚:爆滩渡最凶险,茅岩就是生死关,十船过滩九船翻,十排漂滩九排乱,排客船佬要过滩,先到苦竹玩三天,掏尽荷包先做仙,茅岩做鬼才不冤。

在时间的洪流里,有些东西被湮没了,被摧毁了,而有些东西却被保留了下来,比如苦竹寨。

这里的码头不再千帆林立,寨子里也不再人声鼎沸,但高高的烽火墙、

低矮的吊脚楼、古老的戏台、包了浆的石板路、连同苦竹河清亮的波光,仍在阳光下闪耀。从桑植去石门、澧县、津市等地再也不用坐半个月的船了,乘汽车,最多不过两三个小时就到了,而坐高铁就更快了,大概只要40分钟。桑植高铁站离苦竹寨就更近了,车程约莫15分钟。从这里出发,可以抵达任何你想要到达的地方。

当暮色渐渐地浸暗狭窄却空荡的巷子,寨子里的盏盏红灯便亮了起来。循着这温暖的灯光,我的心绪穿越了时空,仿佛看到在那依然盛满唐朝气息的石板路上,年轻的贺龙率领着红二、六军团的战士们正连夜赶往桃子溪。一户人家的婆婆被脚步声惊醒,从窗户里悄悄往外一看,见是一队队的红军正在摸黑赶路,便赶紧把媳妇喊起来将灯点亮挂在门口为战士们照亮行军路。寨子里的其他老百姓们也纷纷效仿。桑植民歌《门口挂盏灯》就这样诞生了。“睡到了半夜过,门口挂盏灯,照在大路上,同志们好行军。”这些通俗易懂的歌词也非常贴近生活,不但体现了军与民的鱼水深情,也凸显出了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坚实基础。直到现在,苦竹寨仍然保留着晚上在门口亮灯的习惯,而《门口挂盏灯》这首歌曲,更是被广为传唱。

当黎明的薄雾弥漫在河面上,寨子里的炊烟便如一层淡淡的轻纱将万物温柔地唤醒。满山的柑橘、苞谷、黄豆上的露珠便会朝着河边那座古寨的黑瓦屋顶流泻成绿色的泉溪。石墙上那些久经历史风雨的卵石已被现代的萋萋芳草所覆盖,散发着植物的香气。陈旧的门板上那些胡乱的划痕则像某位巫师雕刻的符咒,闪烁着星辰一样的光芒,连同门槛上的缺口一起在寨子里扎下了深根。寨子是古老的,地里的柑橘、苞谷、黄豆却是新鲜的,蓬勃的。风会摇它们的叶子,雨会让它们结出果子。

## 梦里母亲

易小林



不了苦,享不了福。每年观音菩萨生日,她都要到庙里烧香叩拜,为家人祈福。有几次梦到她告诉我不要打骂小孩,挺鬼靠手捧,教子靠嘴哄,小孩是教大的,不是打大的。尤其是问到小孩身体好不好时,我醒后发现小孩要么没盖被子,要么正在生病,这不是母亲在提醒我小孩有状况吗?

母亲一辈子多灾多难,小时候被疯狗咬瞎一只眼睛、啃去一块腿肉,村里人都叫她瞎子。成年后又长了背花,疼得生不如死。老年得了肾结石,左肾失去功能。父亲瘫痪卧床三年,母亲背上扶下,洗脸搓澡,接屎端尿,天天累得直不起腰。没有上过一天学,但对读书人却很尊敬,称其为先生。她常念叨:养儿不读书,不如养头猪。家里揭不开锅,她砸锅卖铁、讨米要饭也要送哥哥和我上学。在县城读高中,周末回家,母亲既高兴,又为我的生活费发愁,这周找东家借米,下周找西家讨钱,为了子女读书,

母亲早把面子抛到九霄云外。当时家里穷,没有钟表,记得有一次到县城上学,把时间记错了,母亲送我摸黑走了十几里山路,高一脚低一脚,几次摔倒,到学校时,鸡才叫了头遍,母子俩抱头痛哭。

母亲是我生命的靠山,灵魂的菩萨。每次出差远,尤其是坐飞机或火车前,我都要给她打电话,如此才心安。母亲走了快五年了,我迄今还改变不了这个动作,但一细想,母亲已走了很久很久了,她听得到吗?

母亲九旬仙逝,听妹妹说,母亲走得很快很安详。白天带她到外面游玩,晚上吃饭时被饭菜哽了一下,吐不出来,倏然而走。有人说,母亲命修得好,福分高,走得急,自己既不很痛苦,也不会折磨人。母亲,您一辈子都在为他人着想,您用千恩万爱,庇护着子子孙孙。

母亲,您走了,我再也听不到您的笑声,再也看不到您的身影。您走了,我只能在梦里喊一声“妈妈”。

【微小说】

## 胡眼镜

阿良

手机铃一阵骤响,胡眼镜翻身坐起。透过窗户,山那边的太阳正向山顶攀爬,天空鱼肚白渐渐演变为殷桃红。胡眼镜穿好衣服,开门往外走。

胡眼镜叫胡建梁,乡政府的农技师。振兴乡村工作中,县里选派他在顶云村任科技特派员,今年是第三个年头了。胡建梁农学院毕业后,就一直窝在乡政府,一眨眼工夫二十多年过去了,小胡变成了老胡。原来戴近视镜,村民叫他胡眼镜,现在摘了眼镜,村民仍叫他胡眼镜。他不恼,笑嘻嘻地应着,感觉这称呼符合他与村民的关系,绰号含有几分亲切感。

胡眼镜骑上摩托车,摩托车后面绑着两个塑料箱,“嘟嘟嘟”一溜烟消失在乡村小道尽头。

胡眼镜要去顶云村岩石坳的桃满爹家,他摩托车后面箱子里装的是谷芽子。桃满爹家一亩八分田,大小不一有六丘,桃满爹称之为斗笠田。胡眼镜驮着秧谷,就是去桃满爹家的斗笠田播种。

今年开春,阴雨寒冷日子多。桃满爹来过几次电话,怕误节气,催得紧。

几年前的一个清早,家里的门被人擂得震响,只听门外喊:“胡眼镜,胡眼镜。”胡眼镜起床一看,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手上拿着两宛禾,要他把脉诊断。小伙子说是,父亲要他来找的。

胡眼镜接过两宛禾一看,禾叶泛黄,苗株萎缩,苗心枯死。他认定这是细菌性凋萎型白叶枯病,这种病少见。为稳妥起见,他骑上摩托车去了田主家。他在禾田中间来回穿梭几趟,反复查看,确认自己的判断,便开出药方,要他按方子配药,每天中午喷雾一次。一个星期后,胡眼镜又来到田间,禾苗转青。

田主叫桃满爹。那天,胡眼镜替禾苗看过病,桃满爹硬扯蛮拉胡眼镜上家里喝茶。

胡眼镜接过热气腾腾的那杯茶,吹了吹杯子里冒出来的雾气,闻闻,看看。茶叶安静沉入杯底,茶叶

【文学青年】

## 小别离

晏洁

明日便要回长沙了,风风火火地清理完了东西,又风风火火地搬走了一个又一个箱子,累到满身大汗,冲了一个澡的我正坐在阳台,晒着这午后四五点钟的太阳,懒懒的拖沓在空气中没有散去,度过了一个参加数个大聚小聚的寒假,一个天天混吃混喝的寒假,突然安静了下来,一时间竟是有些不习惯了。

不同于第一次去大学时心中的忐忑与激动,此时的我只觉有些烦闷,心中怕了是无兴奋情,惟余惆怅意了。都说“近乡情更怯”,我总觉得这里的“近乡”光指由外面回到家乡太过狭隘,那即将从家乡走出的人儿,应当也是“怯”的吧。

从前看一篇文章,写由异乡回来“怯”的原因,是怕“故乡不变和故乡变得太快”。我走的时候却不是这样地想,我的“怯”,就是简简单单的那一份依恋,依恋亲人,也依恋株洲这所城。虽然我身上有着四分之一长沙血脉(外公是长沙人),长沙话与株洲话也极其相似,且都处于湘江边上,临的靠的是同一方水土,但长沙终究不是我生活了十八年的城市,走在长沙的街道上,不会知道在哪个小巷口一拐弯儿就会有一家及其隐蔽的小吃店,也不会知道要往何处去才能找到一家辣得直流哈喇子的土菜馆,更少了几分在株洲可以任意消磨的随意。不过最重要的,怕是少了那一阵阵老妈“惹人厌的唠叨声”和老爸带来的熟悉的油米之味,什么时候,我竟有了一种即将去往异乡的漂泊之感?

寒假在家,跟老妈不知吵了多少架,我与老妈充分验证了“一山不容二虎”,必定会因为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吵得不可开交。我们又都是典型的株洲妹子小暴脾气,一方强,另一方则定要在气势和声音上更胜一筹。每回的结果,无一例外的都是我这不争气的“粗鲁鸭噪

肥厚,叶质柔软,汤色翠绿明亮,一股纯厚清香味,浸入心脾。品了一口,清冽之后伴随微微苦涩感,即刻又甘味润喉,满嘴清香。“好茶。”胡眼镜禁不住脱口而出。他在农学院学的专业就是“茶蔬果”,对种茶、摘茶、制茶、品茶,用他自己的话说,那真是妥妥的里手。

桃满爹告诉胡眼镜,这是他老婆得病住院前自制的谷雨茶。胡眼镜从桃满爹口中得知,他老婆患肾病,住在县医院,儿子孝顺,高中差一年毕业,毅然辍学,要外出打工挣钱为母治病。胡眼镜当即做通桃满爹儿子的工作,让他继续上学。回到乡政府,找到书记乡长,自告奋勇,联系桃满爹家。然后又多方奔走,帮桃满爹老婆办理了大病救助手续。胡眼镜用自己所学专业,帮助桃满爹流转了几亩土地,种上玉米和香瓜。如今,桃满爹儿子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老婆病情也逐渐转好。

清明节过后,桃满爹打电话给胡眼镜,说腰椎间盘突出,弯不了腰,做不了事,急死人,要他代为育秧谷。乡农技站有秧谷代育苗,帮助有需求的散户村民代育秧谷。

不到一个小时,胡眼镜到了岩石坳的山脚下,停稳摩托车,卸下两个箱子。桃满爹已在田边等候。他对桃满爹说,等太阳登上岩石坳的山岭,我就能把你这些斗笠田播种完。

桃满爹跟在胡眼镜身后,一边看他撒秧谷,一边说,二十多株茶树,经你指点,改造后,每年茶叶要多摘几斤。我老婆给你留了两斤。胡眼镜说,你老婆制的谷雨茶,好喝,赶个时间,要我老婆来拜师学艺。桃满爹一听夸老婆,来劲了。他说,我老婆的手艺是娘家带来的,她家制作谷雨茶四代了。

两人一前一后,有说有笑。胡眼镜的手不停地挥向空中,画出弧线,秧谷像天女散花般纷纷扬扬地落下。平静如镜的田面,如演奏的乐章,一波一波向前推进。在桃满爹的眼里,春天,播下新的种子,也是播下一年的收获,更是播下未来的希望。

子”败下阵来。再说我爸,我爸生平三大爱好:下棋、做饭、爱面子。前几天我还跟我爸说我在梁实秋的那篇《下棋》里,找到了一段与他十分相符的描写,写的活生生的就是我爸下棋时的神态:“头上青筋暴露,黄豆般的汗珠一颗颗地在额上排列出来,或哭丧着脸作惨状,或咕嘟着嘴做吃屎状,或抓耳挠腮,或大叫一声,或长吁短叹,或自怨自艾口中念念有词……”我爸听着我边念边笑,听得其中用词用语,不由得脸色泛窘,双颊发红,嘴里直嘟囔着“小兔崽子”。

我一直鲜有爸妈老了的想法,尤其是我老爸,作为一个年近五十的“老男人”,还净穿些年轻仔子的衣服,还总嫌弃我的穿着不够时尚,过于老气。也许是我潜意识里一直在回避有关时间和年龄的问题。我总觉得,我爸妈还年轻着呢,还总能跟我拌个嘴啥的。直到吃完饭我妈突然问我:“你能叫几个你们班男生帮忙搬下东西不嘛?”我想着班上唯二的两个男生和他们到校的日期,不耐烦地答道:“没有啊,怎么?”“没什么,就是你爸他也老了,来来回回上上下下的,背不动了。”突然,什么话都卡在喉咙头,只有一股酸意在鼻尖凝聚。我低着头,搅着手指,一言不发。心中有些恐慌,时间最会与人“捉迷藏”。在我错过的日子里,它便在爸妈身边跑得飞快。

“时光时光慢些吧,不要让你再变老了,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留……”我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只是感动,却并没有多么深刻的体会。直到现在,才真真切切地在爸妈身上感受到时光的痕迹。

又到了该上学日子,即将和爸爸爸妈分开。多不想走,二月的天还没回暖,小区的玉兰还未花开。但这生活中的小别离,终究是我难忘了的。